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培养面临怎样的现实与挑战？应如何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性？本期教育专版从青年学生论文说起，予以关注。

——编者



教育强国建设·委员说

“我呼吁要为学生创办学术期刊”

——对话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姜亚军

本报记者 朱英杰

2023年，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姜亚军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递交了一件《关于创办面向大学本科生的学术期刊的提案》，呼吁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并从学生本科阶段开始重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姜亚军看来，高校应在多方面实践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如开设相关课程、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组，以及在教师指导下撰写并发表科研论文或申请专利，等等。

部分。我们需要让更多本科生有机会了解科研、爱上科研。要将有潜力成为科研人员的‘分母’做大。为提升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出更多科研‘苗’。”姜亚军说。最近一段时间，姜亚军作为专家参加了几所大学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打开评估参照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只见审核一级指标“教育教学水平”中的“审核重点”中明确写着：本科生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佐证他们具备科研能力。但由于我们无法为更多本科生提供发表的机会，很多学生在担心竞争不利的背景下，便会选择花几万元的费用委托一些市场机构，代他们走些‘捷径’，以完成科研成果证明。”姜亚军说。姜亚军还指出，因为缺少平台、缺少机会而倒逼衍生的种种非良性竞争，极不利于高校营造积极创新风气。一方面，有的学生会花很多心思去依靠老师资源、社会资源以获取学术论文发表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其他的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参与科研创新的积极性也普遍偏低。姜亚军感到颇为忧心。

科生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举办的此类刊物多达200多种，且规模还处于递增趋势。”姜亚军还指出，从国际学术体系的话语权角度来看，如果一直不搭建专门面向学生群体的学术期刊，也将对我国学生在国际上的学术认可度，以及我国的学术话语权产生不利影响。姜亚军还指出，在我国，也有一些期刊做得不错，他们面向博士生或青年学者开设了专栏。姜亚军列举了一些期刊的好做法。同时指出不少刊物也有自己的无奈，“因为它们也存在自己的评价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被引率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难免会更倾向一些学术名家，以提高自己期刊的影响力、被引率。”姜亚军还指出，我们要厘清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创办学生的学术期刊是为了引领学生更理性地认识科研、更有序地开展学术训练，为科研初学者提供一个更公平的成长环境，从而为我国基础研究培养更多后备人才。而绝非要为‘唯论文’这一不良学术生态的蔓延创立新的战场。姜亚军强调，“不能因噎废食，也绝不要背本趋末。”

教育漫评

没有文章就无法毕业、无法入职、无法晋升。发表或灭亡。曾几何时，不少师生受困于种种发表论文的枷锁之中，校园内，踏实做学问、耐心解问题的良性学风受到挑战。在唯有论文发表才是“王道”的评价指挥棒下，不少师生为发表论文花钱、找关系……可真是穷尽脑汁。这也进一步造成了学术功利化浮躁化、创新创造动力不足、违背人才成长规律、侵蚀学术风气、污染学术生态等系统性危害。

『唯论文』的牢笼仍待突破

朱英杰

一线调研

“为了毕业时小论文达标，我拼尽了全力”

本报记者 朱英杰

『代做的论文』怎可『产业化』？

朱英杰

某日整理电子邮箱时，一封以“2025年晋升、毕业就靠它！”为题的邮件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明年评副高，SCI还是零？”打开邮件，一张电子海报正上方两行大字映入眼帘，下方还有几行文字：被迫延毕、结题泡汤、评职落选？选择我们，评估通过100%录用，全学科可协助。让你硕博顺利毕业、课题顺利结题、早日拿下副高。而当记者以“论文发表”为关键词在各公众平台上检索信息，只见各种“协助”论文快速发表的广告更是层出不穷。随即，记者以求发表论文的咨询者身份与其中部分人员取得联系。不少人表示，可为咨询者提供不同形式、不同价格的多类型“服务”——如按价格标准，价格最贵的为代写代发；价格中等为代发，需咨询者自行完稿；而价格最低的仅保证完稿，不负责其他流程，等等。

这是何若攻读文科学术型硕士学位的第三年，还有半年时间，他就要毕业了。他期待时间能慢一点，“因为我的小论文还没有发。”何若所说的小论文，是为获得学位所必需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何若介绍，这是学校的统一要求。在论文发表这项任务上，何若并不孤单。目前国内不少高校都对本科生设置了论文发表门槛，以某学校的文科学术型硕士为例，会要求学生在学期期间至少发表一篇“学术期刊论文”。具体包括《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扩展来源期刊论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论文，等等。

达标80%。在毕业条件的裹挟下，“好导师”的标准在学生心中变得很单一。“就是能带你发文”“有的导师是本身科研能力特别强，有学术影响力，期刊特别认可他们。”有的导师是能够和期刊编辑建立不错的关系，投稿子就相对容易。”有的导师本身就是一些期刊的编辑，基本都会中吧。”而当记者对话刚入职两年的青年导师张硕时，他表示，面对学生们毕业的小论文硬条件，不少教师也很有压力。“学生在选择导师的时候，大多会更倾向有经验、资历深的教师。比起如何带领学生写一篇高水平文章，我们更焦虑如何能带学生投中一个高水平的期刊。”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陈棕向记者表示，挂几个“学术大佬”是论文署名的常规操作。“有时候根本顾不上他们是不是参与过相关研究。”“自己的研究成果要挂那么多人的名字，对你来说，不公平吧？”面对记者的追问，陈棕赶紧否认，“不会感觉不公平。谁会觉得署了名就一定是相关研究的参与者呢？‘大佬’们愿意让我们挂上他们的名字，是我们的荣幸。最简单地讲，这也是对我们的支持。”

“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对做学术科研充满热情。几位教过我的老师也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做学术，表扬我爱思考、很理性，很有科研潜质。我当时甚至还想继续读博，但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太天真了。”何若说，今天的他已经完全不想去攻读博士学位这件事了，甚至他连自己的研究问题都已经模糊了。“已经不在乎自己研究的是不是有价值的真问题了，就想赶紧学一些期刊喜欢的研究方法，找一些期刊关注的研究方向，赶紧再写一篇。或者想办法把手上的这几篇稿子投出去。”采访的最后，何若红了眼眶。“这一切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也不是理想中的自己了。”何若说。（受访对象要求，本文涉及人名均为化名）

焦虑情绪的蔓延

“很羡慕”

跌落谷底

再见“诱惑”